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



龚自珍

GONGZIZHEN

吴功华 / 编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

吴功华/编著

龚自珍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鹏生 李琳丽 装帧设计:宋文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自珍/吴功华编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1
(智慧鸟小丛书.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卷)

ISBN 7 - 212 - 02718 - 9

I . 龚… II . 吴… III . ①龚自珍(1792~1841)一生平事迹
②龚自珍(1792~1841)—思想评论 IV . B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0146 号

龚自珍

吴功华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 - 3533258 3533256 0551 - 3533259(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字数:125 千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 - 212 - 02718 - 9

定 价:8.00 元

印 数:0001—5000 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龚自珍小传

- | | |
|------------------|-------|
| 1. 饱学的官宦世家 | (003) |
| 2. 良好的家庭教育 | (007) |
| 3. 口无遮拦的呆子 | (010) |
| 4. 行为怪诞的狂人 | (013) |
| 5. 向翰林院叫板 | (017) |
| 6. 诗人之死 | (022) |

龚自珍作品选

一、诗

- | | |
|---------------------------------------|-------|
| 1. 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选四) | (029) |
| 2.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 | (035) |
| 3. 观心 | (037) |
| 4. 又忏心一首 | (039) |



5. 戒诗五章(其二) (041)
6. 小游仙词十五首(其十) (043)
7. 能令公少年行(有序) (045)
8. 歌哭 (051)
9. 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 (052)
10. 夜坐(二首) (055)
11. 漫感 (058)
12. 咏史 (059)
13. 秋心三首(二首) (061)
14. 寒月吟(其四) (064)
15. 释言四首(之一) (067)
16.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
得十五首(选三首) (068)
17. 西郊落花歌 (073)
18. 哭郑八丈 (076)
19. 九月二十七夜梦中作 (080)
20. 梦中作四截句(选其一) (081)
21. 歌筵有乞书扇者 (083)
22. 梦中作 (084)
23. 乞籴保阳(四首选一) (085)
24. 己亥杂诗(三一五首选三十七首) (088)

二、词

1. 浪淘沙·写梦(好梦最难留) (128)
2. 卜算子·题《独立士女》(拜起月初三) (130)



3. 梦玉人引(一箫吹)	(131)
4. 鹊桥仙(飘零也定)	(132)
5. 水调歌头·寄徐二义尊大梁(去日一以 驶)	(134)
6. 行香子·道中书怀,与汪宜伯(跨上征 鞍)	(136)
7. 高阳台(南国伤谗)	(137)
8. 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漠漠春荒荒不 住)	(138)
9. 减兰(人天无据)	(139)
10. 百字令·投袁大琴南(深情似海)	(140)
11. 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我又 南行矣)	(142)
12. 湘月(天风吹我)	(144)
13. 浪淘沙·书愿(云外起朱楼)	(146)
14. 南浦(羌笛落花天)	(147)
15. 丑奴儿令(沉思十五年中事)	(149)
16. 清平乐(芙蓉老去)	(150)

三、文

1. 明良论三	(152)
2. 病梅馆记	(156)
3. 吴之癯	(158)
4. 书汤海秋诗集后	(162)

龔
自
珍
小
傳



1. 饱学的官宦世家

清朝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七月初五日午时,龚自珍出生于杭州东城马坡巷的一座百年老屋,人称龚大官人府里。顿时,阖府上下喜气洋洋。

龚氏家族是一个世代官僚文士家庭。先祖本是北宋的朝臣,当时金兵南侵,攻陷汴梁,掳走徽、钦二帝,龚氏家族随难民逃到江南,初居余姚。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龚氏又迁入都城并定居下来,成为杭州城内屈指可数的世宦人家。

龚自珍的祖父龚敬身,号匏(páo)伯,乾隆己卯举人,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云南楚雄知府、迤南兵备道,著有《桂隐山房遗稿》。龚敬身天性恬淡,小的时候读书做文章,刻意追求古人,一点也不热衷于学习读书做官的八股文。成年后,为了不违背老父亲的期望,才以余力做八股文章,每一落笔,即出寻常蹊径之外,显得与众不同。在京城做官时,虽属闲职,但也不缺少向上爬的机会,可是他入衙则埋头整理公文,回家后便读书著述,日子过得简朴而清苦。

乾隆四十八年,按当时惯例,龚敬身外放为云南楚雄知府。到任后,他恪尽职守,关心民生疾苦,深得郡内七县人民爱戴。有一年,大理老百姓因盐价暴涨不堪忍受,于是群起杀了盐官,几千民众聚集在一起,吓得官员们龟缩在衙门里不敢出头。清政府调集军队准备镇压,一时形势极为严峻。在这紧要关头,龚敬身只身骑马来到民众中间,反复规劝,民众自动解散。大理府也作了让步,降低了盐价,一场关系到千百人生命的乱子平息下去,大理人民无不感谢龚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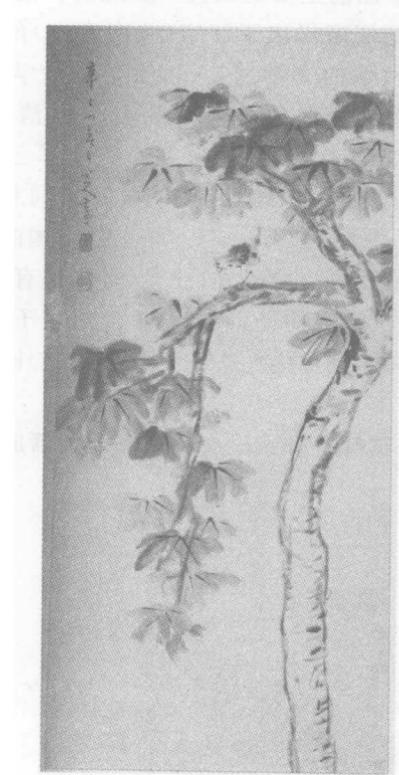


龚自珍从祖父龚禔(tí)身，号吟臞(qú)，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在军机处行走，著有《吟臞山房诗》。兄弟二人同官同居，感情深厚，时人并称“两龚”。后来禔身及他的妻子相继病故，留下遗孤履政、绳正、京正、守正及两个女儿。龚敬身便把这六个孩子全部收养过来，严加教育，视同自己的孩子。后来六个孩子个个都有出息，一时被传为美谈。

父亲龚丽正，号闡斋，原是龚禔身的亲生儿子，过继给大伯龚敬身，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徽州知府、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龚丽正为人忠厚，待人十分热诚。初到京城做官时，薪俸不高，自己家一大家子吃饭都很困难，但家里总是宾客满堂。每逢乡试、会试时，他的家简直成了家乡赴京考生的公共大食堂。每日两餐，设在大圆桌，少则七八人，多则十二三人，没有哪一天不是这样。连家里佣人都嫌烦了，可他却总是乐滋滋的。有的时候冬衣当到典铺里无钱赎回，而典行的银两仍被亲友告借去。等到他外放出任新安太



守时，家里早已债台高筑了。在徽州府任内以至到上海做官时，家中食客盈门，常常有几十年不来往的亲戚，绕道上了门。甚至有毫不相关的人自称是亲友上了门，龚丽正也来者不拒，待为上宾。对上门借钱的亲友，无论是丧葬嫁娶之急需，或是其他什么理由，龚丽正有求必应。在位九年中，耗去万两银子。以至于龚丽正告老还乡时，仍如他离开家乡时一样，穷鬼一个。





母亲段驯，字淑斋，是位女诗人，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外祖父段玉裁，号茂堂，举人，清代著名文字学家、经学家。他花35年精力编著的《〈说文解字〉注》，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字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龚自珍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很早便受到经学、文学的熏陶，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龚自珍11岁以前主要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山川秀丽，学者辈出，当时是江南仅次于江宁（今南京市）的大都会。地灵人杰，很能引发他的文学情绪，陶冶他的治学精神。11岁那年，他父亲因祖父龚敬身去世而在家丁忧（清朝的规矩，无论做了多大的官，父亲死了，都必须回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3年期满，须回北京供职，便把全家带到北京，从此，龚自珍就在北京度过他的少年时期。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对开拓他的眼界，丰富他的社会阅历，都有极大的帮助。北方民情风俗豪放爽直的特点，对这位江南才子的性格，也颇有纠偏补正的作用，使他的性格在多愁善感之外，又加上了沉雄豪迈。

龚自珍便在这样一种家庭文化熏陶下渐渐成长起来。



2. 良好的家庭教育

龚自珍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她的母亲段驯。段驯出自名门，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但学得满腹诗书，还写得一手好字。龚自珍从小身体较弱，而且还有个怪毛病，每到夕阳西下时，只要听到卖糖人吹出的如诉如怨的箫声，立刻就会心凝神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如同病了一样，只有母亲知道那是听了箫声所致，便赶忙让他上床睡觉。可就是在睡梦中，他还能感到箫声带来的孤凄寒凉之意，母亲便成夜守着他。龚自珍早慧，从小就爱读书。六、七岁时，母亲就常在夜晚就寝前的灯光下，教他记诵诗文。因为这时龚自珍识字不多，这些诗文大多由母亲口授给他——吴梅村的诗、方百川的文章和宋左彝的《学古集》。吴梅村是江苏太仓人，清初著名诗人；方百川是安徽桐城人，清初文人；宋左彝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中叶文人。他们三位的诗文并非好到极点，但由于是儿时母亲教过的，所以龚自珍特别喜欢。他32岁时曾在《三别好诗》的小序中，回忆当年学习的情景，称“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他称赞吴诗是“一种春声忘不得”，方文如“江涛动地”，宋文如“冷然水瑟鸣”，三者风格，或清丽、或豪放、或俊逸，对龚自珍日后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

龚自珍的父亲也很注意对龚自珍的启蒙教育。他除了请有真才实学的家庭教师给龚自珍授课外，还在龚自珍8岁时亲自抄写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中的诗文辞赋给龚自珍诵读，使龚自珍对先秦至南北朝的重要作家作品有了基本的了解。他还亲自给龚自珍讲解“六义”（“风”、“雅”、“颂”的诗歌



体制;“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龚自珍对诗歌创作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

龚自珍 12 岁时,外祖父段玉裁开始给他讲授《说文解字》部目,传授文字学基本知识。段玉裁无愧是研究文字的大家,本来是很枯燥的学问,他却能讲得津津有味,硬是把小龚自珍吸引在书房里几天没出屋!就这样,龚自珍了解了汉字的形成及六书(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汉字的造字方法)等学问,这为他后来的治学和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龚自珍 14 岁时开始考订古今官制,即研究历代国家政权结构形式及分官任职的管理制度等。16 岁时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朝编成的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 4 类,共存书 3470 部。总纂官纪昀(yún)对各书写了提要,介绍作者生平、书籍版本、主要内容及简单评价,并把这些提要汇总起来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人们阅读古籍不可缺少的工具书。17 岁时,他又由父亲带领参观太学,父亲指点他认读石鼓文。石鼓文是刻在鼓形石头上的古文字,字体在籀文和小篆之间,大约是战国时秦国所作。他在认读石鼓文之后,产生了对金石学的爱好即收集研究古代钟鼎(金)碑刻(石)的爱好。

除此之外,少年龚自珍还广泛地阅读,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书,他都读。少年时代起他就十分喜欢王安石鼓吹政治改革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曾多次抄写,并深受影响。他还喜欢阅读屈原、陶潜、李白、李商隐的诗,庄子、贾谊、诸葛亮、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以及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如此广泛的读书为他日后的议政活动和诗文创作打下了深厚



的基础。

除了注重龚自珍的学业外，长辈们对少年龚自珍的品德修养也极为重视。当初，他的父亲给他起名“自珍”，后来，她的外祖父又根据“名与字必相应”的原则，赐他字叫“爱吾”（后来未用），并特地写了一篇《外孙龚自珍字说》的文章，向龚自珍解释这样起名、字的本意。外祖父说，只有爱别人才能自珍自爱，只有自珍自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外祖父还就青年人做学问往往厌弃琐屑这一弱点劝诫他说：为学一味喜欢琐屑固然不好，若厌弃琐屑而肆意阔略，也不符合做学问积小成大的原则。何况每门学问的门径不一样，远远望去像小丘小壑，然而若能深入其中，这一丘一壑就好像泰山沧海了，只要艰苦探索，都会有无穷无尽的学问。贫穷人家的女孩尚且对一针一线十分珍惜，搞学问的人对一字一词的简单解释都不该丢弃，将来都是有用的。

长辈们的谆谆教导和他们平时立身处世的好品德，对少年龚自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日后卓立特行的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口无遮拦的呆子

在龚自珍生活圈子中，“龚呆子”是他出了名的雅号，据当时人描述，龚自珍“广额巉颐，戟髯炬目”，说起话来作金石声，声震邻屋，以至于每年秋季在乡祠里祭祀孔子，读祭文的角色非龚自珍莫属。

龚自珍平时喜欢“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纵使在朝中当班，“与同僚有所辩论，其声远扬”，毫无顾忌。有时后辈来向他请教疑难问题，他总是把问题的本末源流详细加以说明，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说起来滔滔不绝，甚至听的人早已面有倦色，可他竟木然不觉。因而那些士大夫们甚至连熟悉他的轿夫小贩之流都喊他“龚呆子”。

有一次，龚自珍在戏园里看戏，同座的人谈及龚家前后几辈人的学问，当说到他父亲龚丽正时，他微微点头说：“稍有通气”，当说到他叔父龚守正时，他竟说“一窍不通”。他的叔父学问不多，但官运亨通，直做到礼部尚书。龚自珍却挖苦他这位叔父所有学问是读“五色书”：“红面者缙绅（官僚人名录），黄面者京报（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黑面者稟帖（向上报告的文书），白面者知会（官府间通报情况的文书），蓝面者账簿也。”他为自己敢讲这样的话而得意大笑，把脚翘到桌子上，背靠椅子往后仰，得意忘形仰过了头，一下子跌倒在地，引得全戏园的人都笑将起来。

某年春天，他和同僚们一起到陶然亭游玩，同行的一位官员出身显赫，但胸无点墨，游玩中突然想显露一下自己的文才，便不知深浅地提出要和龚自珍联句赋诗。龚自珍怪怪地



一笑，顺势请这位王孙首先出句，只见这位老兄装模作样地沉吟许久，吟出一句“柳暗花明三月天”，龚自珍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太夫人出步移堂前”，说罢又怪怪地一笑。这位老兄以为自己一下抓住了龚自珍的短处，便讥笑龚自珍说：“你连联诗都不会。人家赋诗，要么七言，要么五言，你今天竟然成了八个字，真是贻笑大方了！”龚自珍一脸正经，故作惊讶地问：“什么？你刚才是赋诗啊？我以为你在唱山歌呢？”一言既出，同行的官员们哈哈大笑，直笑得那位自作聪明的官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落荒而走。

更有甚者，龚自珍有时竟敢把玩笑开到皇帝头上。嘉庆某年，朝廷举行廷试，赋题为《正大光明殿》，考试结束后，京城的一群官员聚集在一起，谈到这个题目很难做，谁也说不准这篇赋文的韵脚。大家争持不下，于是便求助于精通韵律的龚自珍，只见他故作深思状，说：“让我想想！”然后突然一拍大腿，大叫一声：“想起来了！是‘长林丰草，禽兽所居’八个字。”然后十分得意地大笑起来。同僚们先是一愣，然后面面相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要知道正大光明殿在乾清宫，而乾清宫是清朝雍正以前的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当年雍正皇帝传位给乾隆皇帝的密旨就是存放在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的。这呆子居然敢说那里是禽兽居住的地方，这不是公然辱骂当今圣上吗，这可犯了大忌，是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啊。

清代可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思考、随便发表议论的时代，清康熙以后，数度大兴文字狱，对当时及以后知识阶层思想的摧残，令人不寒而栗。由康熙到乾隆，三朝文字狱，仅有记载的，就有一百零八起。较著名的有“庄廷铣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等。都是抓住罪名，大开杀戒，